

有玲珑的新意 / 有独我的风格 / 有晓畅的笔墨 / 有抱璞的真心

New Concept The First Prize

黄 兴
邹星星
/ 主编

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

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 2

谁的青春不曾迷茫，
但内心里那么多的“无可奈何”
其实都是“心甘情愿”。

秘密
花园 卷

黄 兴
邹星星
/ 主编

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

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 ②

(鄂)新登字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. 2 / 黄兴, 邹星星主编.

— 武汉: 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564-1532-8

I. ①新…

II. ①黄… ②邹…

III. ①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
IV. ①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5065号

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 ②

出版人 方平

责任编辑 张国平
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
出版发行	长江出版传媒	430070	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	湖北教育出版社	430015	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裔叁屯村北京燕旭工贸有限公司院内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20千字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64-1532-8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010-62908869进行调换)

第一辑

暖墟

- 002 /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。。。魏春亮
007 / 暖冬。。。赵丹盈
018 / 走慢一点点。。。王宇昆
026 / 给妈妈的情书。。。金国栋
030 / 你是个暴君。。。姜羽桐
034 / 假如有一天，她老无所依。。。王宇昆
041 / 斜阳归不归。。。陆俊文
047 / 夏日午后。。。段立文
059 / 给他们。。。赵丹盈

第二辑

浮光

- 064 / 商城印象。。。丁威
070 / 周泾桥。。。黄烨
072 / 呷夏。。。徐衍
079 / 闲话石榴。。。丁威
082 / 梦行街。。。晏宇
087 / 闲话瓜子。。。丁威
091 / 不可不醉，不可太醉。。。陈培锋
093 / 你是千堆雪，我是长街。。。张晓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三辑

忘忧

098 / 命中的天堂，梦里的家乡

——谈影片《天堂电影院》的主题营建。。。黄烨

101 / 雨天来的人。。。丁威

104 / 路遥是一位励志作家吗？。。。魏春亮

108 / 你也是多少人的倾城之恋。。。吴蓉

114 / 空城。。。赵丹盈

118 / 不穿制服的张大春

——读《大唐李白·少年游》。。。黄烨

124 / 暴雨式的激情洗礼

——电影《暴雨骄阳》观感。。。晏宇

127 / 穿越彼端的列车

——《银河铁道之夜》阅读手记。。。晏宇

第四辑

逐风

140 / 你肩上的风。。。潘云贵

144 / 生命中那些遗憾的事。。。陆俊文

149 / 告别夏天。。。张晓

156 / 寻找草原的马。。。陈培锋

159 / 给少女的一封信。。。张晓

168 / 窥厦。。。郑琪

172 / 出入。。。徐衍

178 / 我的行李箱恋人。。。潘云贵

183 / 展信佳音。。。郑琪

第五辑

迷鹿

188 / 有些人，在时光里。。。辛晓阳

193 / 高考到底有多重要？。。。魏春亮

199 / 厕所里的书房。。。陆俊文

203 / 须臾。。。辛晓阳

208 / 信时光。。。徐衍

216 / 梦见你说了愿意。。。潘云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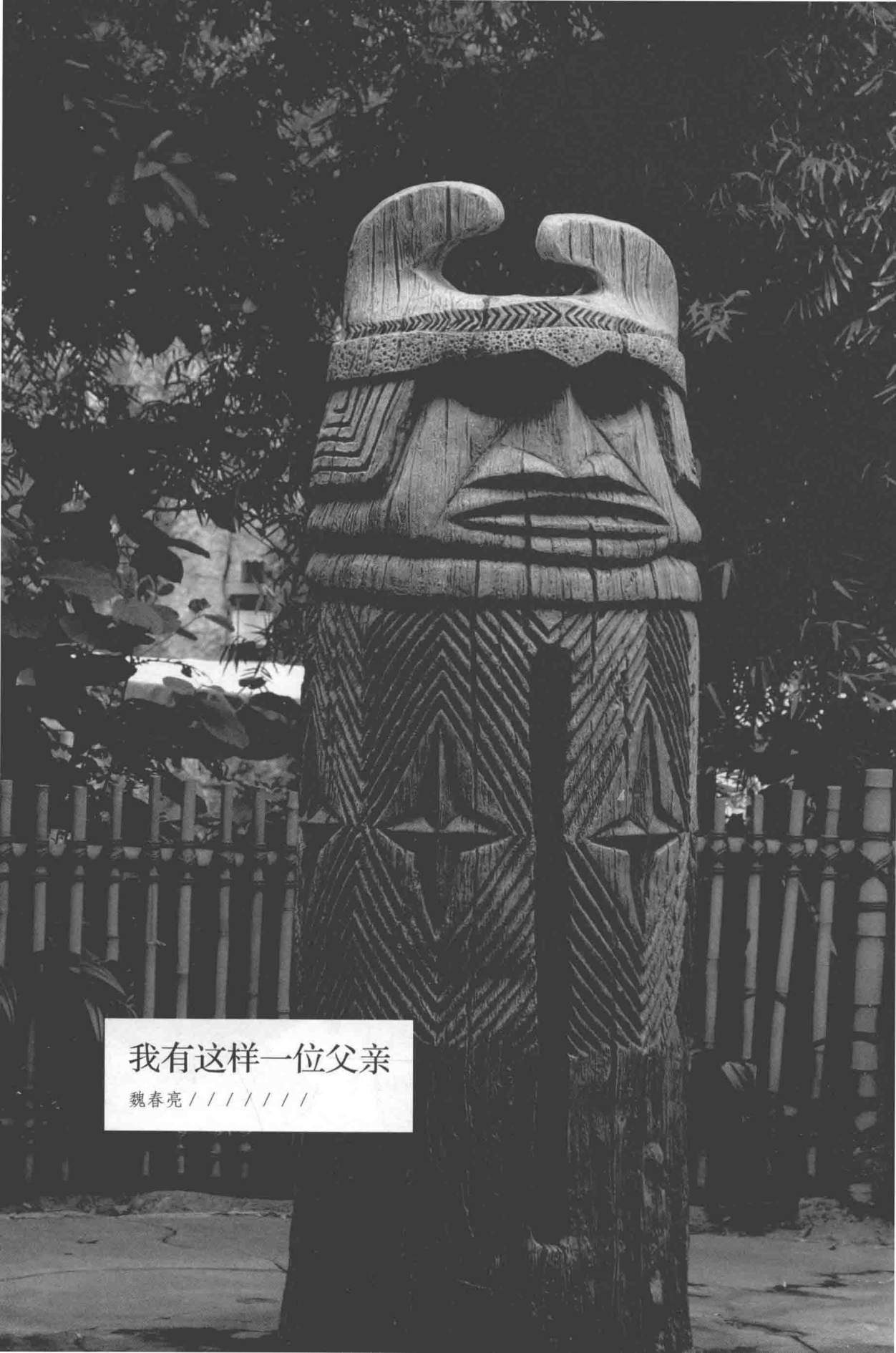
222 / 局里局外。。。王宇昆

228 / 熟悉的陌生人。。。辛晓阳



第一輯

暖墟



我有这样一位父亲

魏春亮 / / / / /

村里人都叫父亲“大干”，意思是很能干。而年轻时的父亲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。小的时候，除了种地，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但父亲会想方设法去赚钱：去远近不一的河里逮小虾子，晒干了拿到集市上去卖；和本村以及邻近几个村子的人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建筑队，给附近村庄的人盖房子；到县城买瓜子和生花生，然后到河边锄一袋子黄沙，在做饭的锅里炒。小时候，总是能看到父母在厨房里一遍遍翻炒花生的样子，铲子和黄沙摩擦的声音，到现在我仍忘不了。

父亲受了多少苦，我无法想象。只是在镇子上的初中读书的时候，有次去街上见父亲，看到遍布的摊位上，父亲在一个角落里守着用塑料布盛着的一堆花生瓜子，灰尘迷茫中，父亲在阳光下眼神凄迷，当时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。

然而，少年心性中的叛逆，却让我一再和父亲产生冲撞。在我看来，父亲是看不上读书人的，他觉得读书无用。有时候谈论到某些话题，我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，而父亲什么都不懂。在言语上从不知退让，往往让父亲很生气。有次，忘了因为什么，我和父亲起了冲突，他拿起一把铁锹就朝我砸来，幸亏我跑得快，没被砸中。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他从来不是那种温柔体贴的父亲，他有自己的脾气，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。

父亲对读书人的偏见，大概来自于自己农民的人生经验。他爱跟我讲读书人和农民比赛而读书人总是输掉的故事。他也三番五次地跟我说，不要读书，让我跟他一起去收破烂。我很讨厌这样的说法，也从来没有听进去。

那时，父亲已经和同村人到哈尔滨收破烂了。这是我们周围村子人去城里打工最早的职业，那么多没读过书的人涌进城市里，身无长技，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了。父亲在哈尔滨收废品的日子里，我也并不怎么想他。只是父亲每次回家时，总会带一些零食，比如德州扒鸡，这对于一个连糖果都吃不上的孩子

来说是有多大的诱惑啊。

等我越来越大，读了初中、高中，开始住校，与父亲的相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，而父亲越来越显出老态来，白头发越来越多，酒也喝得越来越凶。偶尔回家，就会听到母亲抱怨，说父亲不要命地喝酒，早上起来喝一口，晚上睡觉前喝一口，有事大喝，没事小喝。而且一喝酒就哭，就骂人。喝得烂醉时，父亲半夜在大雨中，会摔倒在泥地里。母亲一劝，他就生气，而且火气极大。气急了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瓶农药，扬言要死。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，怕他一气之下真的喝下去。又急又气之下，母亲会骂父亲几句，然而父亲只有一句话：喝死拉倒。

然而，父亲还是没能像他曾经宣称过的那样豪气，终于喝成了高血压，每次喝完酒后，头疼欲裂，他还是会老老实实去医院。等身体恢复了一点，他又故态复萌，仍然继续喝，任谁劝也没有用。父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，得过肾结石，至今未愈。因为喝酒染上高血压后，身体越发不如从前。我读大学之后，父亲再也没有去过哈尔滨打工。父亲终于必须待在家里，种种菜，看着小侄女。他真的老了。

读大学后，故乡从此只有冬夏两季。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打电话成为我们沟通的最常用方式。可如果我不打电话，父亲从来不会主动打给我。即使我打电话，也无非问问家里的天气如何、庄稼如何，以及父亲的身体如何，我无法跟他分享大学里的生活，无法跟他解释什么叫讲座，什么叫社团。而在我上大学的前两年，他还一直怀疑南京大学是不是一所骗子学校。我常常羡慕那些能把自己的人生跟父母分享的同学，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，能明白子女的人生有过什么阶段。而我的父母，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大学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而我自己，只能一遍一遍地问他们的身体怎么样，一遍一遍地说，我赚了多少钱。

父亲年纪越大，就越懒。母亲让他去背柴禾，他不去，也不搭理。让他做饭，他也不愿意做，却在一边挑刺。曾经的大干已经不在，剩下来的，只是

一个疲惫的老人。过年回家时，母亲会跟我说起这些事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替母亲难过，却无能为力。而过年难免喝酒，父亲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嗜酒，但偶尔也会喝醉。醉了，他还是会哭，跟我们絮絮叨叨说起年轻时种种磨难。在这哭诉中，我渐渐明白了父亲，他也许只是太苦了，太累了。现在子女有的成家，有的去读书，他是到了该休息的年龄了。

父亲在家的这几年，慢慢变得特别固执。也许是受电视的影响，他开始相信，任何带包装的食物都是不能吃的。他劝我的小侄女不要吃辣条，不要吃果冻，因为那“有毒”。而我，又找不到什么充足的理由去反驳他。偶尔跟他争执起来，他总是会生气。母亲多次让我说话容忍点，不要跟他争执，而我却一直没能听进去。

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因为他的格外注意而好起来，像大部分农村人一样，他对身体保有一种盲目的自信。每当母亲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时，他都会讽刺地来一句：“你活得怪仔细嘞。”

前年，父亲查出来患了高血压，去蚌埠做了心脏支架。当时，我在广州工作，他们在电话里从未提及此事，我是后来回家过年才知道的。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他说怕耽误我工作。我很生气，说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。今年年初，父亲本来打算再去蚌埠做心脏支架的，刚好我已经回到南京，又辞了工作，母亲说让我等段时间，等父亲做手术时照顾几天再找工作。谁知几天后，我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才知道父亲可能得了肺癌。

接到电话，我去了蚌埠。父亲躺在一家小医院里，神情委顿。虽然母亲不让我告诉父亲，但他还是知道了。他说他不愿意治，得这个病谁也没办法治好。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们，怕病治不好钱又没了。我说：“现在你说话没用，我做主。”父亲没有说什么。后来，在南京和蚌埠来回跑了几趟，请专家看了父亲的片子，也做了PETCT，最终确诊是癌症。

父母不识字，不懂得那些医学上的知识，怕他们在蚌埠胡思乱想又担惊受怕，也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，我把父母接到南京，到省人民医院治疗。在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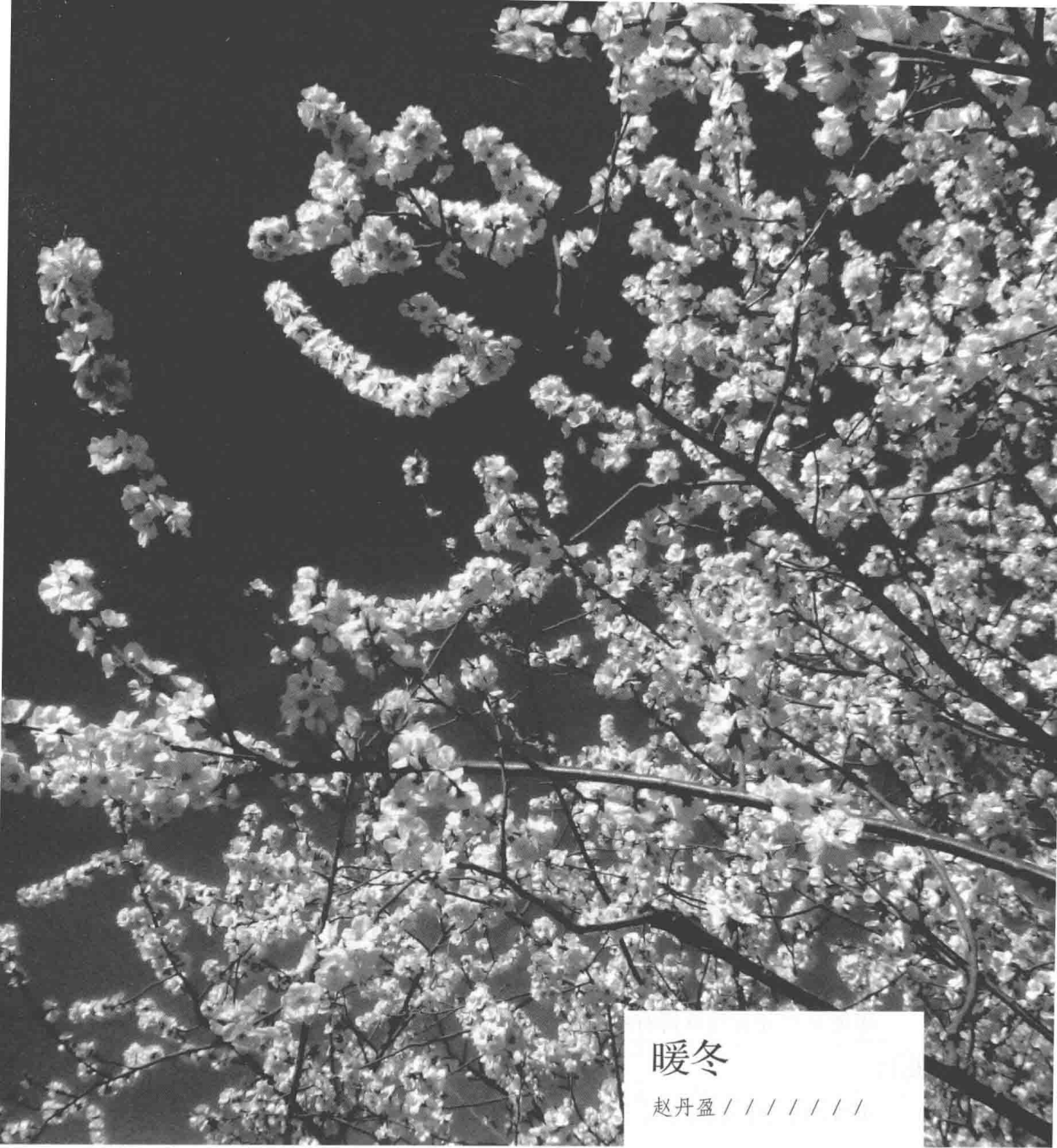
陪伴他的那些日子，是我这辈子和他们共处的最为奇特的经历。在饭店吃饭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点菜，我一个个给他们报菜名，可他们还是会因为十块钱一份的土豆丝犹豫不决，觉得太贵。在医院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挂号不知道怎么缴费，我自己去跑腿……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被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为难成这样。想想别人的父母都衣着光鲜自信满满地穿梭在这个城市里，看到我的父母整天在医院里局促不安，我很难过。

放疗时，父亲的胃口不太好，我给他做了几个菜送过去，问父亲味道如何，他说好吃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做饭。父亲年轻时做过大厨，村里有红白喜事，都请他掌勺。想不到，要等那么多年，父亲才吃上我给他做的菜。

父亲在医院里做放疗，母亲陪护，因为有事，我隔一两天会去看他，给他带点水果或其他东西。有时父亲对治疗的信心产生动摇，我会跟他讲谁谁谁也是得了癌症，到现在不也是好好的吗？有时，我会陪父母在附近的公园里转转，和他们聊聊这个城市，聊聊家里的事情。偶然间，我会想到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，如果没有我，也许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来这里吧。

我渐渐发现，父亲对我的态度变了。有一次，他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又生气了，我说就一句话的事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有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吗？我惊讶地发现，父亲竟然一句话也没有反驳我。而当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，我做出的决定，父亲也都是赞成的。而在这之前，一旦我们之间出现抵牾，他总是不依不饶的，语气极为强烈。现在，父亲跟我说话，语气平缓了许多。那么多年以后，一直不对头的父子，终于在沉默中和解了。

今天，父亲从老家来南京复查。而在他出院离开南京之前，我带他们去了玄武湖游玩。父亲对其他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，却对到处可见的参天大树赞叹不已，他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那么粗的大树。回到家后，父亲还对那些树念念不忘，兴致勃勃地跟村子里的人提起。时间是最大的小偷，我希望它能把那些大树留下，好让我多年以后，还能带父亲来南京，再看看它们。



暖冬

赵丹盈 / / / / / / /

我以一个“密码”为借口陪伴你左右，你是我最不愿想起却又最不愿舍弃的牵挂。

——致父亲



他失忆了，是脑萎缩。

曾经挥着皮带满院子跑的男人再也没有了那股子精气神，六十七岁的年纪，突然之间就脆弱如孩童。

病房里充斥着来苏水的味道，如果不是病床床尾的病历卡，我一定不愿意承认那是父亲。姑姑坐在相邻的空病床上，看见我推门进来，她立刻放下了手里的苹果和水果刀，然后站起身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。

我右手伸进牛仔裤的兜里，摸到了银行卡，顿了顿，还是没拿出来，眼角的余光瞥见姑姑，我抽出兜里的手，看见她松了口气。

父亲躺在病床上，眼睛呆滞地盯着天花板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替他掖了掖被子角，之后站在床边看着他，再没有多余的动作。

想要开口却忽然觉得有些尴尬，努力地咽了口唾沫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叫出口。

窗外的银杏树已经长了很高，透过窗子能看见稀零零的叶子。

晚秋了。



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大概是八九岁的年纪，扎着两根羊角辫子，露着宽阔的

额头。记忆里应该也是个晚秋，院子里的树扑簌簌地落下了叶子，铺成厚厚的一条路，父亲就是踏着那些树叶子离开的。

母亲在那天哭得特别伤心，眼泪湿了半边的袖子。当时我手里拿着一个鸡毛毽子，从背后扯着嗓子喊他“爸爸”。他不理我，只朝着村口的方向，迈开很大的步子，义无反顾。

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，老一辈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，我觉得父亲可能嫌弃我是个姑娘，所以从我出生开始，他对我就不太亲近。我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，父亲就和母亲商量着要生个儿子，我知道，等到父亲有了儿子，他也许就更不喜欢我了。

可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母亲还是没有怀上二胎，父亲领着母亲到省城的医院检查，检查的结果令父亲大失所望，医生说母亲以后不会再怀上孩子了。

但是当时的我很庆幸，甚至还因为这件事儿整个晚上都没睡着觉。我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母亲生不出儿子，我就还能算得上是父亲唯一的孩子。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许是因为母亲生不出儿子，父亲开始迁怒于我，他时常喝酒，喝醉了就会扯出腰间的皮带抽我，以至于过了很久我的后背上还有几条发红的印子。

在父亲走了两年多之后，母亲就病逝了，因为联系不到父亲，所以我被村里的老人们送到了省城的福利院。

在福利院的日子特别难熬，有时候我会想起父亲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母亲能怀上一个儿子，也许父亲就不会走，也许我还是能有个父亲母亲，就算多出一个弟弟。

芽子是我在福利院认识的一个姑娘，她比我大两岁，有些发育不良，从小就被父母扔在了医院，几个好心的护士把她送到了这里。她的胳膊腿都细得像是玉米秸秆，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跑。

芽子的骨子里有种倔强，虽然瘦弱，但是没人敢欺负她，这一点的刚强特别像父亲。她能拼了命地跟几个孩子打架，她告诉我，在这个地方，野孩子就得有野孩子的样子。这句话说得我特别心酸，我想反驳她“我们根本就不是什

么野孩子”，可我没说出来。

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和芽子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，五点吃过晚饭后，到了八九点钟肚子又开始咕噜噜地叫唤，我就去厨房偷偷地拿馒头和咸菜，芽子蹲在门口给我放风，要是有什么动静她就学狗叫或者学猫叫，除了我们俩，那会儿谁都不知道，那是属于我们俩的密码。

有一次，我偷吃的被大厨发现了，他揪住我的衣服领子把我拎起来，给了我一巴掌，芽子在门口听见我的哭声，立刻跑了进来，她踢了大厨一脚，又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我们在那个晚上都被揍得特别惨，后来我问芽子，我说你怎么不跑，芽子轻描淡写，她说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。

那段灰暗的日子里芽子成了我最亲近的人，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更想父亲。

晴朗的夜里有不少的星星，黑色的夜深沉得就像父亲的肩膀，闪烁的星星是孩子们孤单的眼睛。

芽子比我早两年离开福利院，她满十八岁就搬走了，剩下我自己，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见猫狗的叫唤声，我都会有种错觉，以为是芽子回来了。

后来我也离开了福利院，院长到门口送我，她问我，你以后还会记得这里么。我抬头看了看，我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，天空都是湛蓝湛蓝的。我忘了那天我是怎么回答她的，只记得眼前的一片蓝色，清澈得像是能掐出水来。



姑姑站在走廊里和我说着父亲的病情，我靠在二楼的防护栏上，裸露的小臂触碰到金属栏杆上觉得有些冰凉。

姑姑沉默了一会儿，她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恨他？”我摇摇头，“我不恨他，我都快忘了我还有父亲了。”姑姑叹了口气，“你是他唯一的女儿了。”我笑笑，“我知道，那么……那张银行卡的密码是什么？”姑姑皱眉，还是同样的回答，她说她不知道。

什么算是唯一呢，不得不唯一，还是只能有这么一个选择。我嘲讽地笑了笑，低着头。姑姑不再说什么，转身回了病房。我转过身，用后背抵着防护栏，右手边的缴费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，POS机上的数字被按下过无数遍，可每张银行卡对应的也就那一个密码而已，并非无奈，而是规则。

我回到病房的时候，父亲睡着了，皱纹形成很深的沟壑长在脸上，胡茬随着呼吸微微抖动，右手掌随意地放在胸前，骨节已经粗大增生，精短的指甲里也有泥垢。我站着看着他，觉得自己无比高大，而他却柔弱不堪。

我的心莫名地稍微震颤了一下。

我五岁左右就上了小学，早晨母亲烧饭的时候，父亲就帮我扎好羊角辫子，他从生疏到熟练，我的羊角辫子也越来越好看。学校离家不算特别远，我第一年上学的时候，父亲每天都和我一起出门，他左手扛着锄头，右手领着我，看我进了学校他再走开。第二年学校就办不下去了，校长老师都走了，于是我再也没牵到过父亲的手。

那年快过年的时候，父亲当着很多亲戚的面考我算术，我都回答得特别利落干脆，父亲揪着我的羊角辫，他说小丫头真机灵。他很少夸我，那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。我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一起贴了春联，然后歪着脖子仰着头看父亲站在高凳子上挂灯笼，我问他，为什么每年都要挂灯笼，他挂好灯笼回答我，灯笼亮，能让远走的人找到回家的路。

父亲睡了很久，直到下午四点多才醒过来，姑姑已经回了自己家，剩下我一个人留在病房陪床。他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我问我，你是谁？我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一样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于是轻巧地岔开了话题，我说我给你削个苹果。

我削苹果的时候父亲很安静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苹果皮被我削断了好几次，然后我把干净的果肉递给他。他突然不经意地开口，你看起来有点像我的女儿，眉眼都像，她比你胖一点。然后接过我手里的苹果咬了一小口，把果肉嚼成细碎的果泥，如同那些年长久而漫长的岁月。

我有点想哭，我很想问问他，你是不是把她弄丢了，可我怕一开口就真得会哭出来。

用力地吸了一口气，我把视线转向了窗外，临近五点了，日光已经褪色了不少，看起来更加柔和，至少不再刺眼了。

四



从福利院进入社会之后，我再次和芽子厮混在了一起，她把我介绍进了她所在的单位，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城市，我住在她租的房子里，租金每个月和她AA制。

芽子托人把身份证的年龄改大了好几岁，她告诉我如果没人能依靠就只能靠自己，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她坚强又脆弱。我做的职业是文员，每天做做文字录入，整理整理文件，工资还算可以，工作量也不大。

我特别知足，也安于现状。

直到有一天姑姑找到我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址的，也不想问。她老了一些，可大体模样都未曾改变，她说我成熟了不少，她都快认不出来了。

芽子躲进了她的卧室里，把客厅留给了我们。姑姑直接切入主题，她说你爸爸想见见你。我把沏好的茶水递给她，沉默不语。姑姑用食指指腹摸着茶杯